

相命二元 批命五元

判決不明

洋奉

張濟神相齋

遠東二層樓

飯店百十三號

敬送西遊佛傳經

財神符不費分文

(老漢)

媒往東婚。不與女家探悉。陸執乃  
將子弟。終日不務正業。遂拒之。

△ △ ▽ ▽

此誰家可憐女郎。又墮入其術中矣。

三角戀愛之趣聞

(李詩雄寄自蘇州)

(三) 说明

篇。因此徐氏與夫。不勝爭吵。詎於士月初九日下午。徐氏竟背夫逃遁。當時馬阿村之父周某。即大興與罪之師。至徐家而女父索人。謂女父獲其媳藏匿。經鄰衆出面和解。囑女父於五日內。幫同將女尋獲。詎徐氏之次女。以可謂乃父。阿姐逃走。想必到上海。吾可尋回。詎徐氏聞言。以阿姐乃父。並非逃走。女父聞知。豈可允從。

(拙民寄自津門)

我想到前日在縣中看的戲。乃是武家坡平貴回窯。看到薛平貴走過獨  
門。王三姐水盆裏面照了容顏。開了窯門。夫妻團會。三姐定要嫁與  
密門。後來問做什麼官。因說白馬不必說他以後平貴說我有實。三  
姐說有實就實。平貴說無實呢。三姐說無實却是你那現世報。我想那  
君平貴可以開現世報的報館。三姐說現世報。仙就好好拿這小報給她  
看了。我前日看見一種小報真叫現世報。已經第八期了。可惜薛平貴  
已經死了呀。

(李詩雄寄自蘇州)

族人多驕漠之且過大小姐奉順所天。除夜孜孜於外。悲情於花鳥。有子。在何子。大小姐於不顧。大小姐飽暖之餘。不耐岑寂。時以耳目擊射。人言可畏。故其飽暖快閒。亦不過斷零碎片耳。大小姐既不能遂其所欲暢所欲爲。會有其成串在夏。乃

(忍默生)

大小姐傳

忍獸生

...and the

可知矣。醫名陳北海。設診所於戲園橋畔。一走訪江湖之流亞耳。雖中藥。然衣履亦頗楚楚。特爲大小姐所慕致。言知大小姐病在所患。昌言於治。曰此某某名醫也。彼願醫約以五十日爲期。脫藥沈病。聞者訝爲大小姐所幸。醫遂立約。願多奉數贈。爲時可一禮拜。非債家可知矣。約既成。醫日必一至。手一皮篋。儼然一時是醫。

(雲郎)



## 海上搏角史之一

(舉佛)

麗上之一輩抱搏角熱者。其魄力之雄偉。洵有足以驚人者矣。癸亥初冬。余奉申游。晤金氏紳妹之鼓詞於大世界。而識所爲余氏昆季矣。日叙雄。仲雄。乃品貌執事。大雄第於大世界。而識所爲余氏昆季矣。該鼓場之一部分勢力。旋又奉伊等命。捧場鼓當英之客串於乾坤場。計日演播松。晚則拾額。生旦並重。因云多藝英怪人捧之力矣。菊門外漢。未敢贊一詞。耳食之餘。尙覺陳善甫之行路判子。是日之同排目子。好多多矣。而善甫近四句之年金連三寸。而能招搖於穩足。噫子之漂亮者。勝富英倍矣。卽白文表情。雖有目送難移之妙。而伊等反排運於當英者。何故。於是而識小霸王袁。袁氏相貌雄。頗勤奔走。現被囑於大世界報之孟儀一輩。大半開門下。故奇能得其效力者走。終可博連珠之彩聲。而聲價高十倍也。既而。金錦里。楊露塵週刊。於吳縣內申江歌音一欄。幾無日不爲霸王之中書省撰者。大多罵儒罵。甲子冬。復來申。則霸王又移節新世界矣。余阻平探。卒不獲訪。慨甚。然而若霸王等者。亦誠游戲場之雄獸。撲臂一呼。舉堂傾伏。昔日之小黑站娘。某湘芸者。及今之金小蘭。金小蘭。凡等者。曾如梨園子弟。不勝今昔之咸矣。晤之霸王。亦欲泣數行下。而有徒然人嫌之悲夫。霸王之執戟者。曰金梅。帆軋余云。汝若肯折腰於霸

1000000



海上犄角史之一

(事佛)

(聖佛)

以青來涼否爲寒暄。且親調錄耳燕窩以餉之。與醫言時。時傳首級作態。時而星眸斜睇。時而掀眉痴笑。蓋已深入醫之彀中矣。其威靈正擬以嚴厲手段取締之。寤當續爲之記。

馬翁

(程郎)

(痲生寄自北京)

月之念五號午後。北京前門外大柵欄口。有一洋車夫。在燒餅舖吃燒餅。吃案後。將所賺之單用票付給該舖舖掌櫃。不肯收受。三買更換。車夫云無有現銅子。他若不

免於難

●朱琴心因身體不符。在三齣演唱  
暫緩。  
●今晚中和譚富英。初次演唱四郎  
探母。  
●今晚尚和玉。在開明演宇文成都  
義務戲。

之車輪職。  
●琴雪芳之母。現在患病。雪芳即  
侍湯藥。不離左右。預備孝道云云

●河泊廠。燕京職業學校。籌備演